

金蔷薇随笔文丛

李辉 主编

中国华侨出版社

花椒红了

梅志 著

(北京)

7

6

李辉 主编

花樾红了

中国华侨出版社

京新登字 190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数据

金蔷薇随笔文丛·第二辑 / 李辉主编。—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 1995

ISBN7-80120-019-5

I. 金… II. 李… / III. 随笔—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5)第 05350 号

金蔷薇随笔文丛 (第二辑)

编 者 / 李 辉

责任编辑 / 邵勉力

封面设计 / 程全盛

版式设计 / 林 达

经 销 / 新华书店总店

印 刷 / 永清县福利胶印厂印刷

开 本 / 787 × 1092 毫米 1/32 印张 / 68.875 字数 / 1500 千字

版次 /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第 1 次印刷

中国华侨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28 北京朝阳区西坝河东里 77 号楼底商 5 号

ISBN7-80074-884-7/1 · 329 定价: 72.00 元 (全十册)

每册定价: 7.20 元

金蔷薇随笔文丛

(第一辑)

- | | |
|----------|-----|
| 《古稀手记》 | 于光远 |
| 《画中思》 | 吴冠中 |
| 《榆树村杂记》 | 汪曾祺 |
| 《山外青山》 | 林斤澜 |
| 《乱侃白说》 | 蓝翎 |
| 《改写圣经》 | 邵燕祥 |
| 《秋天的音乐》 | 冯骥才 |
| 《沉默交流》 | 刘心武 |
| 《我眼中的风景》 | 应红 |
| 《女人是水》 | 李建永 |

ISBN 7-80074-884-7



9 787800 748844 >

金蔷薇随笔文丛

(第二辑)

《我的年轮》

萧 乾

《花椒红了》

梅 志

《苦瓜的味道》

李 锐

《你,可爱的艺术》

黄宗江

《历史的踌躇》

孙越生

《未了斋杂碎》

袁 鹰

《有戏没戏》

舒 展

《诸神下凡》

王 蒙

《秋天的情绪》

舒 婷

《乘火车旅行》

王安忆

《金蔷薇随笔文丛》总序

李 辉

散文不是狭隘意义上的“美文”，散文更不是单一品种的抒情散文，如一些既定模式的风花雪月秋愁春喜的感叹。

散文有着广阔的天地。人感受的一切，人思考的一切，人欲表达的一切，都是散文本来应有的内容。感情，学问，事件，思考……一切都是散文的内容。

散文的形式应是丰富多样的。起承转合的所谓匠气，画龙点睛的所谓技巧，已大大束缚着散文的自由。至于把杂文与散文截然分开，把日记、手记、人物特写、书评等等形式与散文隔离开来的习惯，也使散文变得窄小而单薄。

我更愿意用“随笔”这一名称来代替“散文”。

随笔的天地是无限的。文学家固然是作者主体，但每个领域，都会有杰出的作者。他们的随意创作，会同文学家一起，丰富随笔园地。艺术家、哲学家、经济学家、记者、自然科学家，……他们会以自己独特的姿态，渐渐走入《金蔷薇随笔文丛》的行列。

“金蔷薇”，前苏联作家创造的书名，对于我们，已成为一个美丽的意象。

以这个美丽的意象命名的这套文丛，将把随笔领域纷呈的美汇集起来，展现在读者面前。

这不应是单一意义上的美。文字、思想、学识、人生体验，都有美的内涵。沉静、淡泊、热情、幽默、讽刺、鞭挞、细腻、粗犷……一切都没有定型，一切都不会定型。

生活在流动，美在流动。随笔的创造也在流动。流动本身就是一种美。

愿我们的“金蔷薇”在流动中散发出它们的芬芳。

目 录

“爱”的悲剧.....	(1)
人的花朵	(31)
青春祭	(65)
从寻找一张照片说起	(78)
悼念之余	(85)
一生肝胆人间照	(96)
友谊长存.....	(101)
鼻子,鼻子	(109)
从寻找阿庆嫂想起.....	(114)
出狱琐记.....	(120)
胡风和我的租房奇遇.....	(129)
胡风在武汉.....	(140)
七星岩下.....	(147)
三过重庆.....	(151)
湖山依在.....	(159)
花椒红了.....	(162)
四树斋.....	(165)

书香余韵·····	(168)
磨刀人的吼声·····	(175)
一张请柬·····	(177)
铁树开花·····	(180)
遗物·····	(182)
流星·····	(184)
老朋友祝小朋友·····	(187)
往庐山寻踪·····	(189)
香山记险·····	(195)
上山容易下山难·····	(198)
倒福与横财·····	(201)
鹰与鸡·····	(203)
乌鸦与喜鹊·····	(206)
漫谈豺狗·····	(210)
在宫里招待鲁迅先生·····	(215)
我第一次生孩子时的几件事·····	(223)
鲁迅先生赠我一面镜·····	(231)
几点补遗·····	(233)
读许广平先生的札记·····	(237)
拉丁化、《海上述林》及其他·····	(241)
四十一年话沧桑·····	(248)
在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253)
后 记·····	梅志(258)

“爱”的悲剧

——忆萧红

萧红逝世已四十多年，我与她第一次见面到现在，也已有五十年了。但她的音容笑貌仍不时的在我脑中回旋，尤其是她作品中的人物，更久久的使我不能忘怀。

读了许多回忆她的和评论她的文章，总感到我所接触到的这个角落，还没有人触及。同时，我这一个普通女人见到的这些侧面，鲜为人知，就越发觉得应该趁我记忆清晰时将它们写出来。

第一次见面

1934年11月鲁迅先生在上海小花园梁园菜馆请客。因为代我们转信的妹妹将请柬送迟了，害得我们没能如期赴宴，那天失去了和萧红夫妇见面的机会。

直到第二年春天，萧红夫妇住到了当时的法租界萨坡赛路唐豪律师家，我才见到他们。这房子在法租界属于中等以上的英国式建筑，后门临街，正间宽大，他们好像住在二楼。这次

是他们邀请我们去吃晚饭。我们到时客人已来了很多，都是北方人。幸好我能说普通话，就随便和他们谈起来了。记得那天罗峰和白朗夫妇也已到上海，大家围在一张长桌旁边包饺子，萧红擀皮儿，大家一块儿包。

这场面我这南方人从来没见过，他们说，来吧，大家动手。我居然仍像学生时代一样大胆地就动手了。我只包过上海的菜肉馄饨，对包饺子一窍不通，花了好大的劲还没能包好一个，我可能都出汗了。萧红在一旁看着说了：

“得了，你不会包，在一旁歇着吧！”

她是想为我解围。但我蠢得很，还一味的不服气，觉得并不难，看了看他们的样儿，又试着包了几个，结果都成了四不像的怪物，这样自己才不好意思地放下手。我哪儿知道他们都是从小练就了的包饺子能手呢！

后来喝酒的时候，我又自不量力的和他们干杯；还胡说什么这酒我不吃，会醉的，我要喝香槟。其实对酒我一点知识都没有，我家只吃绍兴老酒和白干，别的酒名我是在书上看到的，这次为表示自己的豪迈，就信口开河胡说八道起来。这时坐在我身旁的白朗说了一句，香槟酒也会喝醉人的。我不敢争辩了。

总之，当时我感到能见到他们很高兴，很兴奋，有点忘乎所以了。因为这一向从F对他们的友好往来和对他们作品的赞许，我感到和他们很亲近，早就是朋友了。他们是豪爽的北国英雄式的不拘小节的慷慨之士，所以我也就冒充起好汉来了。我看萧红和我年龄差不了多少，我就像过去在同学家玩似的，毫无顾忌。F虽坐在我身旁，而他只和萧军他们男人家喝酒谈天。没等到散席就站了起来，对我说：

“我们该走了。到喂奶的时候了。”

我一看手表，才吃一惊，时间过得真快，真到喂奶的时候了。他们不好留我们，就都很热情地送我们到后门口。

我这一向都是在家里带孩子忙家务，很少参加这种热闹场面，临别时真有点依依不舍呢！

一路上F没有和我说话，只是大步地向前走，我也只好大步的跟着。

到家后他说话了。

“你呀，真是太幼稚了，说这么些话，你可知道人家是小说家呀，会笑话你的……”

我一想可不是吗？他们一定把我看做无知的傻女人了……。

为此，我很懊丧，至今我都还记得这次的会见，可见它给我的印象和教育之深了。

我第一次见萧红完全把她当作一个普通的但很能干的家庭主妇。瘦高的身材，长长的白皙的脸，扎两条粗粗的小辫，一对有点外突的大眼睛，说话时声音平和，很有韵味，很有感情，处处地方都表现出她是一个好主妇。

一两个月后的一天上午，F又带我去看他们。萧红扎着花围裙正在收拾房间，擦地板。我们推门进去，她才直起腰来，似乎有点气喘嘘嘘，很吃力的样儿。F问：

“怎么你一个人？三朗呢？”

她一边请我们坐，一边说：

“人家一早到法国公园看书用功去了，等回来你看吧，一定怪我不看书。”停了一会儿，似乎忍不住了又说：

“你看这地板，烟头、脏脚印，不擦行吗？脏死了，我看不惯。”

这时我发现这房间很大，比那天晚上我看到的显得又大又阴暗。房里从地板到窗框的颜色都是棕色的，更显得阴沉。萧红也没有那天精神好，兴致好。有点疲乏的样儿，脸色也不好，带点不健康的苍白。她向我们抱怨南方天气不好，冷得难受。我感到很奇怪，忍不住问了：

“北方冰天雪地的，还会比南方好？”

她笑了说：“你可不知道东北了，那里是冰冻三尺，有时雪也高三尺。但屋里可暖和，不穿棉衣都行。它有厚墙、厚房顶，窗子是双层的，哪像这里的窗子，你看多大的一条缝，直灌风，冷死人了。”说着时还故意夸张地做着冷得不得了的样子。又说：“有的屋里还有火墙、热炕，简直温暖如春，哪像这里四面进风，连空气都是潮幽幽的，你连个躲处都没有。”

F 和她谈她的小说，她听得很认真，很仔细。她的回答也很使 F 满意，他们谈得很投机。我坐在一旁细心的听着。

不久萧军回来了，腋下夹了几本书，方形的脸，被风吹得红彤彤的，五短身材，穿一件短大衣，戴的是当时很时新的无沿法国式便帽。不像是用脑的作家，倒像体育学校或是美专的学生。他精神充沛，容光焕发，一进屋就给带来了一股阳气和热力。

他热情的和我们打了招呼，就谈他看的书了，说得那么兴高采烈而又自信。他说着说着，果然用一种带夸耀又带谴责的口吻说萧红了：

“你就是不用功，不肯多读点书，你看我，一早晨大半本。”说时还用手拍着书。

这下萧红可不干了，冷冷地说：

“喝，人家一早去公园用功，我们可得擦地板，还好意思说呢！”

萧军感到有点理亏，就哈哈的一阵大笑，笑得那么天真，萧红忍不住也笑了，我们大家都笑了。

他们邀约我们一道去俄国餐馆吃饭，我们回绝了。

成名带来的苦恼

她用悄吟的笔名发表了许多短篇小说和散文，又用萧红的名字自筹经费出版了《生死场》。萧军出版了《八月的乡村》和发表了许多小说。这一对夫妇作家，在当时的上海文坛不但站住了，还成了有名的新秀。他们为东北广大的不愿做亡国奴的人民请命，写出了他们为民族生存而进行的斗争，声张了民族正气。尤其萧红写的一些散文式的短作品，那些栩栩如生的小人物，那些浓郁的地方色彩，都极令人感动，引得读者的同情，对作家也产生了喜爱。于是他们都各各带着自己的风格特色在上海滩上站住了。

F为她的《生死场》写了一篇“后记”，书出来后，他要我多看看，说：

“这是有着天才闪光的作品，你看看吧，可以得到不少益处。”

我读了，有些地方很使我感动，也很喜欢。我在F面前说话是毫无顾忌的，我发问了：

“怎么这样写呀？忽然这样，一下子又那样，一点不连贯，也不完整，简直把人搞胡涂了，不像小说。‘小说作法’上一定

没有这样写法。”

F 听后还是嘲笑了我：

“你呀，你呀，真是被旧小说害得不浅，什么‘小说作法’，那些框框害你不浅，你要好好地读读她的作品。它虽然有缺点，你看她的感觉多敏锐，写人物自然风景不受旧的形式束缚，这正是她独特的风格，这是近年来不可多见的作家！”

我没有理由能驳倒他，因为我也爱上了她的作品，许多地方虽然看起来不习惯，但是看了又放不下，有的地方还使我感动得掉下了眼泪，我成了她的一名忠实的读者。

有好长一段时间，我没有能见到她，只是从 F 的口中知道他们搬到北四川路一带去住了。我们的住处没有告诉过他们，所以就不易见到他们了。有一次 F 忽然说起在霞飞路上遇见了萧红，她一个人去俄国大菜馆吃两角钱一客的便宜饭，还不止一次。

我奇怪了，他们两人的稿费收入已经不少，去逛过一次杭州——那是他们送鲁迅先生一罐白菊花茶，鲁迅先生又转送给 F 时，我们才知道的。但是像他们这样在上海已吃得开的夫妇作家，很可以过上像样的生活，请个娘姨（保姆）做饭，何必一个人游游荡荡去吃便宜饭？是怕麻烦？怕干扰？还是……

1936 年夏天，F 常带我去虹口鲁迅先生家。这时 F 正在帮助一个不懂中文的日本人翻译鲁迅先生的著作，因为是先生亲自委托的，他不好推托，这样就常到先生那里。不久冯雪峰由陕北回了上海，那他就差不多天天都要到那边去。在我的请求下，他有时就带我去，有时是 F 要我送东西去。

但是去前 F 总嘱咐我，不要随他上楼去，在楼下和许先

生谈谈。能见到许广平先生，我也是很高兴的。许先生那样忠诚细心的照看鲁迅先生，为这一家老小操尽了心，又那么亲切热情地招待客人，我是十分敬佩的。常常是我自己厌于琐碎的家务，情绪低落时，一到鲁迅先生家，那种安详的肃穆的气氛，和许先生和葛可亲的面容，就使我感到鼓舞，心情轻松愉快了。

经常都遇到萧红在下面。F悄悄的从后门直接上楼去了。许先生亲自来引我到大厅里，并且低声地对我说：

“萧红在那里，我要海婴陪她玩，你们就一起谈谈吧。”之后她就去忙她的事了。

萧红形容憔悴，脸都像拉长了，颜色也苍白得发育。她对我很冷淡，有点心不在焉的样儿。倒是海婴很活跃，搬出了他的玩具和书本，要萧红和他一起搭积木，我也就参加了。海婴嘴不停地问这问那，萧红慢慢地兴致也好了起来。这时她才和我拉拉家常似的，问我孩子长得怎么样？海婴也接着说：

“依格小弟弟好白相勒！”

我们大家都笑了，气氛也就变得和谐愉快了。

有一次许先生在楼梯口迎着我，还是和我诉苦了。

“萧红又在前厅……她天天来一坐就是半天，我哪来时间陪她，只好叫海婴去陪她，我知道，她也苦恼得很……她痛苦，她寂寞，没地方去就跑这儿来，我能向她表示不高兴、不欢迎吗？唉！真没办法。”

详细情况我也不好多问，我就尽量地陪他们玩着，使他们高兴。一直到F在楼梯口出现，我才向他们告辞。

是天气正热的时候，萧红到我们住处附近来做西服，说是